

# 食人主义翻译与解殖民

雷雨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具有重塑第三世界文化身份的使命。巴西食人主义翻译强调“吃透”原文,进行创造性翻译,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的文化模式。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解殖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食人主义翻译;解殖民;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8)04-0077-02

## 一 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深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始于20世纪40至60年代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于后来文化、语言研究中的反霸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关心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殖民主义认为翻译如同创作,是文化身份的再现。如韦努蒂宣称翻译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从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到译文的评价与接受无不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源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译者的态度、出版者与读者的期待等无不对整个翻译过程施加影响。因此,翻译不再只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是纯语言的、美学的活动,而且带有了范围更广的阐释功能,即“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它成了这类冲突的场所。任何翻译活动都是被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话语实践所规定。译者的文化立场、译者的目的、译者的偏见等都会在译本中留下痕迹。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从事的事情,文本创作也不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下所进行的,译者的观点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社会上的各种权力都渗透其中,并且以不同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来,有中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排斥;有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的蔑视;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异文化的态度等,因此翻译活动不是那么纯净,那么远离价值与文化等。

“解殖民化”,这个术语在国内的后殖民研究文献中一般被译成“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指“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Robinson,1997:115),也就是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动态过程。根据后殖民理论,在殖民意识形态中,被统治的“土著人”是落后的、没受过良好教育、智力低下、没文化、未被教化的。由于历史影响无法根除,解殖民化就意味着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同时,逐渐抛弃殖民主义的文化或精神遗存,将其融入到彻底转型后的社会形态之中。

对第三世界译者而言,后殖民情境下的翻译理当是一个解殖民化的过程。后殖民翻译就是要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主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本土化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平等的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如印度裔美国学者尼南贾娜认为翻译要充分体现文化的异质性而不是试图将其抹杀,她还认为应尽可能直译,不是从句子层面而是从词层面的直译,以便唤起人们对印度文明的记忆(Niranjana,1992:172-3);中国的有志之士也希望借鉴西方文化增强国力,但他们并没有被西方强势文化的淫威所吓倒。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将原文中与中国文化不相符合或者相抵触的地方大胆地进行了修改和删节,穷毕生精力翻译西洋小说约180种,其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输入新思想、新学说以开阔国人视野,但他并没有将原作当作不变的真理,而是融入了自己的观点以消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思想,主张吞食强势的霸权文化,补充其自身血液进而开创一种全新的本土文化。

## 二 食人主义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理论

16世纪中期,在现属巴西的一个叫Tupinamba的部落食人仪式,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士被部落成员吃掉了。于是“cannibal”一词便与美洲人联系起来,自此进入了欧洲语言。食人主义这一暗喻来自于土著人的一种仪式,他们吞食别人或吸取他人的血液,正如他们吞食他们的图腾一样,以便吸收别人的力量。食人主义把翻译比作输血,就是吸取别人的血液增强自己的体质。食人是怀着敬意和有特殊用意的:食人是为了获取力量,精神的或肉体的,或兼而有之。食人主义者只吞食3类人:强壮的人,有权势而且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蒋晓华,2003:64)。总之,他们愿意吃的人都是他们心怀敬意的人。

20世纪20年代,在巴西独立100周年出现了一股文化反思热。巴西曾经受到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掠夺是文化入侵和文化渗透,不平衡的文化交往的结果是土著文化不断贬值和边缘化,而欧洲的价值和传统则被奉为普适的规范。巴西学者们不满政治独立后,巴西文化的发展长期以来依附于欧洲文化。为改变这一现状,巴西现代主义者重提这一概念。1928年Oswald de Andrade发表了著名的《食人主义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将

收稿日期:2008-03-26

作者简介:雷雨(1981-),男,湖南长沙人,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翻译研究。

这场持续近 10 年的反思推向高潮,也使参与学者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或结论:(1)巴西只有“吃掉”欧洲才能摆脱“欧洲意识”,重塑民族文化身份;(2)“吃掉”应同时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食人主义的态度是:不但不拒绝外来影响,而且积极吸取其有益的成分。

食人者是出于对被食者的“崇敬和热爱”,象征性地接受和“吸取被食者的美德”。1963年,Campos出版了奠基之作 *On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正式将“吃人”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衍生而出的“吃人”翻译理论并不指对原文的“占有”,而是像摄取食物一样将它摄食,消化原文,并从原文中独立,最终获得自由。原文在翻译中不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翻译应是一种侵越形式,即杀死强大的敌人,吸取其血液增强自身的体能。而食人者是出于对被食者的“崇敬和热爱”,象征性地接受和“吸取被食者的美德”。食人主义实践者们把翻译当成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手段,他们将欧洲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融入本土模式。也就是说翻译实际是“拿来主义”的一种象征行为,翻译活动就是通过“输血”而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翻译不单是要借“他山之石”,同时还要“借力发力”,借他人乳汁哺育自家孩子(傅勇林,200:77-78)。一言蔽之,食人主义的设想是:不否认外来影响和不拒绝外来营养,而是吸收、转化它们从而使之成为自家有用的东西。具体点说翻译是:(1)“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2)“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3)“具有确认作用的行为”(act of affirmative play);(4)“输血行为”(act of bloodtransfusion)。

### 三 食人主义翻译实践

食人主义大量翻译了外来经典,将其剖析、咀嚼,融入巴西文化的血液当中。de Campos兄弟在近40年的岁月里,不断对食人翻译进行实践,他们翻译了《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西伯来语《圣经》、歌德的《浮士德》、庞德的《诗章》以及日本的俳句、e. e. cummings的诗歌等来丰富巴西文学的表现形式。H. de Campos指出翻译创造性文本总是再创作或平行创作,而不能采取直译。和庞德一样,翻译被看成一种批评和创新的手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有很多选择,也有权删除;他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材料,庞德的著名的“使其更新”(“make it new”)被 H. de Campos重新阐释为通过翻译复活过去(revitalization of the past)(de Campos, 1992:36)。这一思想从食人主义采用的各种各样描述翻译的词语可见一斑。除上面提及的“输血行为”以外,H. de Campos他们提出作诗(verse making)、重新创作(reinvention)、重创工程(a project of recreation)(60年代的翻译思想);在他翻译了但丁的《神曲》之后提出传输光明(translumination)、移植天堂(transparadisation);在创造性地翻译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之后提出想象重构(reimagination)。Campos得灵感于 Ezra Pound,认为中国古典词诗中的意象叠加妙不可言,但在译文中则需创造性地重构;翻译希伯来语《圣经》之后提出给诗意重新谱曲(poetic reorchestration)。希伯来语《圣经》的语言优美、庄严,具有诗意;在他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后提出跨越文本(trans textualization)、创造性翻译(transcreation)、移植魔鬼(transluciferation)。Lucifer是《浮士德》中的魔鬼。“跨越文本”的含义是,好的作品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不可分离,而创造性翻译可重创形式与内容的谐调;在翻译了荷马的《伊利亚特》之后提出移植海伦(transhelenization)。海伦,即Helen,是《伊利亚特》中的女主角,著名美女;在翻译歌德的Faust(《浮士德》)时(1979年开始译,1981年出版),Campos没有像以前的葡语译者那样将书名译为Faustus,而是译为Deus e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歌德浮士德中的上帝和魔鬼),直接指向作品的主题。Campos从巴西大导演Gaubert Rocha的经典名片Deus e o

Diabo na Terra do Sol(阳光国度的上帝和魔鬼)得到了“滋养”。Campos的译名与原作十分谐调,准确而凝练地概括了原作的內容。在翻译希伯来语《圣经》时,为准确传达原文中上帝的语言既有神谕的威严又有平民的近易,Campos借用了巴西作家Guimaraes Rosa的Grande Sertao:Veredas和Joao Cabral de Melo Neto的Autos里的现存模式;在翻译过程中,他使希伯来语葡萄牙语化、葡萄牙语希伯来化,心领神会后创造性地传达了原文的韵味。为译好莎士比亚的作品,他更是注重从本国文学中汲取养分。

### 四 结语

在后殖民语境下,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钳制,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的身份变得日益模糊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和身份认同。Campos的“吃人”翻译理论的出现可以说是巴西知识分子为寻找巴西的文化身份而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解构主义是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之一。“吃人”翻译理论中的“解构”翻译观与欧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Venuti的“解构”翻译观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大的一点不同是,Venuti提倡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策略,而Campos的食人主义认为应以本土文化现存的模式包容外来文本,翻译中接受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相互交织,最终将源语文化融入受语文化,类似于Venuti所说的“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异化策略是Venuti为避免欧美文化的过度膨胀破坏文化生态平衡而提出来的,Campos的归化策略强调提高本边缘文化国的文化地位,注重语言的通顺与传神。二者殊途同归,互为补充。

在当今文化趋同性的时代,面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食人主义的文化态度和翻译对策无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解殖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Trivedi H. Post - 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 London: Routledge, 1999.
- [2] Campos H. Translation as Creation and Criticism [C] Matelinguagem e Outras Metas: Ensaios de Teoria e Crítica Literária. 4th rev. and enlarged edn. S o Paulo: Perspectiva. 1992.
- [3] Niranjana, Tejaswini.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 - 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4]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1997.
- [5] Vieira E R P. Liberating Calibans: Readings of Antropofagia and Horoldo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creation [C] Bassnett, S. & Trivedi, H. Post - 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9. 95 - 113.
- [6] 傅勇林. 文化范式: 译学研究及比较诗学 [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 [7] 蒋晓华. 巴西的翻译: “吃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其文化内涵 [J]. 外国语, 2003, (1).
- [8]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9] 尼南贾纳, 特贾斯维莉. 为翻译定位 [C] 袁伟译.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16 - 203.
- [10] 韦努蒂, 劳伦斯.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 [C] 查正贤译.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58 - 382. (责任编辑 杨凤娥)